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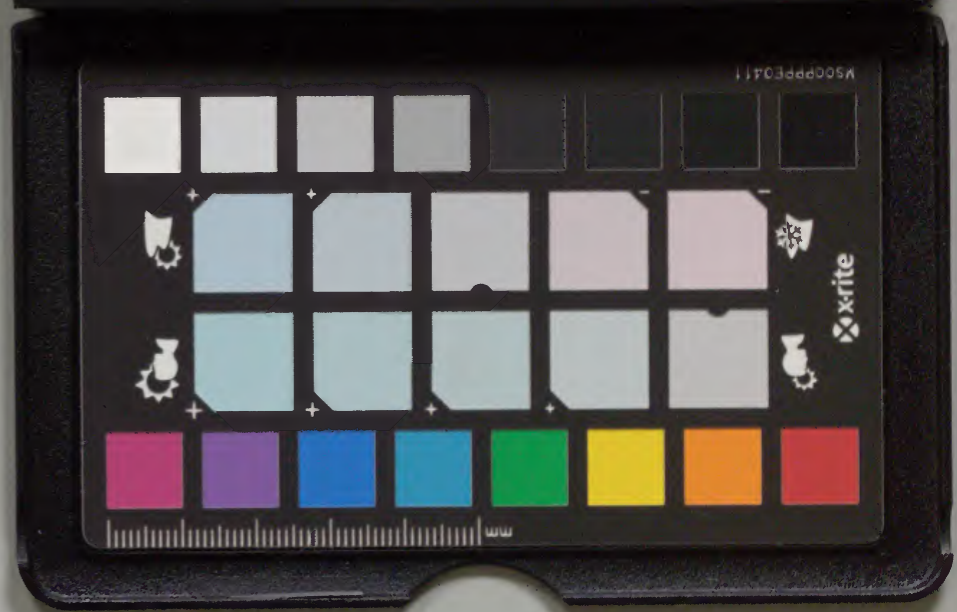
# 普燈錄

四之六

漢書門			
三	三	三	三
九	三	三	三
一	九	三	三
四冊	架	函	號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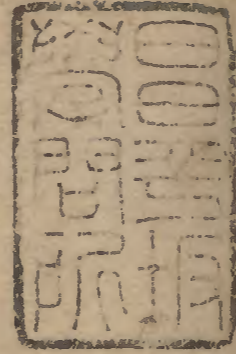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漢
〇	三	三	書
一	一	三	
六架	四冊	九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35
冊數	14 ( 2 )
函號	310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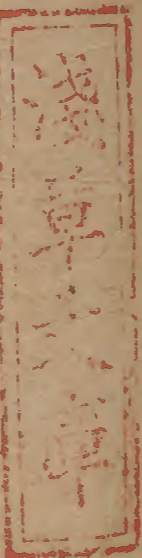


普燈錄

六四五



嘉泰善燈錄卷第四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曼編

南嶽第十二世臨濟

黃龍普覺慧南禪師法嗣二十三人

廬山東林照覺常總禪師語具

隆興府黃龍寶覺晦堂祖心禪師

筠州黃檗負覺惟勝禪師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語具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

湖州報本慧元禪師

潭州大滄懷秀禪師語具續燈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

隆興府泐潭真淨雲庵克文禪師

南康軍雲居元祐禪師語具續燈

潭州石霜琳禪師語具續燈

吉州隆慶々閑禪師語具續燈

隆興府黃龍元肅禪師語具續燈

衡州華光恭禪師語具續燈

隆興府上藍頌禪師

廬山圓通璣禪師語具續燈

舒州三祖法宗禪師

南安軍雪峰道圓禪師

南嶽福嚴鐵面慈感禪師語具續燈

隆興府祐聖法窟禪師

南康軍清隱潛春清源禪師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

揚歧方會禪師法嗣三人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

建康府保寧仁云禪師

此部孫居士

遺其石語  
見賢臣

翠巖可貞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大滄貞如慕詰禪師

蔣山贊元禪師法嗣二人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

慶元府雪竇法雅禪師

雪峰文悅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郭山霖禪師

機語未見

定慧海印超信禪師法嗣一人

平江府穹隆智圓禪師

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寶  
 上堂擊禪床曰一塵終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  
 中一聲遍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潔  
 困魚徒勞激浪 上堂不與萬法為侶即是無諱三  
 昧便怎麼去爭奈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  
 真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且任諸人點頭及平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  
 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  
 橫舉拂子曰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  
 之下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老也單明自己不悟日

前此人有限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限無  
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曾中物既在  
曾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  
得平穩去祖不言年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  
體無去住 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曰身貧  
無被蓋云莫辜負他先聖也無曰闍梨見處又作麼  
生僧畫一圓相師曰鷲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  
猶自可午後始愁人 問未登此座時如何曰一事  
全無云登後如何曰仰面觀天不見天師住持十有  
二年性貞率不樂事務凡五辭乃退揭其室曰晦堂

衲子源源而來揮之不去士夫慕風求開發者衆因  
撫教門祖宗言句及佛道經書作徵問辨通如論語  
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  
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曰吾道既一  
則可以統貫萬差之事當其一貫萬事之中可容其  
見若容其見則不為一若不見時萬事顯然一何形  
狀苟能見達忠恕之道可得而明道德經出生入死  
章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  
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之厚蓋聞善攝生者  
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

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師  
曰十中有三三者何耶其三三者蓋取九數以為生  
生之攝用也有何所以不盈十數若盈十數形器所  
拘則不能明出生入死既不能明出生入死寧逃兇  
虎投角措爪所以其一不用而用而能善用非數而  
數而能善數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既知無死則見  
無生無生無死則可以明出生入死可謂生而無生  
死而無死非獨入軍不被甲兵蹈火履水而無焦溺  
亦昔如之請問既有其生不無其死何由得歸無死  
之地維摩經曰此室帝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

日月所照為明師曰若以金色光照為明現居之室  
轉流晝夜若以日月所照為明現居之室晝夜流轉  
識是非眼入是非看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中夜入  
滅命門人黃公庭堅主後事茶毗日隣峰為秉炬火  
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  
吾兄也新以喪拒黃強之新執炬召衆曰不是餘殃  
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指空去不作牛  
兮便作驢以火炬打一圓榻曰只向這裏雪屈擲炬  
應手而執壽七十有六臘五十有五寔于普覺塔之  
東 賜號寶覺

筠州黃檗真覺惟勝禪師梓之中江人族羅氏居講  
聚時偶以扇勒窓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  
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令參問徑往黃檗值  
上堂踞座曰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若人道得分  
半院與伊師出荅曰猛虎當路坐檗大悅徐以法席  
付之諸方宗仰其示衆機語見續燈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人也族陳氏幼穎邁一  
目五行及長棄儒得度訪道曹山依雅禪師久之辭  
登雲居騰其勝絕殆終于此山因閱華嚴十明論乃  
證宗要即詣黃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

南嶽第十二世

臨濟

黃龍普覺慧南禪師法嗣一

隆興府黃龍寶覺祖心禪師南雒始興人族鄔氏為  
書生有聲年十九日盲父母禱圓通大士許出家即  
覩物乃依龍山寺慧全明年試經唯師獻詩得奏名  
剌染繼住龍山以律身不嚴幾逢橫逆遂入叢林謁雲  
峯虎禪師留三年告悅將去悅特指見南禪師時住  
往居四年無所入一日傾湯誤注手指豁如夢覺知  
有而機不發南抑之師復雲時住悅已謝世就止石霜  
因讀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日一莖



兩莖斜云學人不會曰三莖四莖由於是頓證二師  
至牛處徑回積翠方展坐其南曰子始入吾室矣師  
禮謝乃謁翠巖負泐潭月背器之自爾名冠叢社南  
山熙寧二年歸寂郡守及龍圖徐公禧挽師嗣居  
上堂曰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  
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只如鋒鋷  
未兆已前都無足箇非箇譬爾爆動便有五行金木  
相生相剋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鋒起  
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為救療若不  
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可頓忘

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晚游西山與勝首座棲雙  
嶺熙寧改元分座廬山圓通學者歸之二年冬開法  
石門久之遷泐潭 開堂日問答罷乃曰問也無窮  
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况為此事直饒  
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為達士那堪更向  
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  
盡是埋沒宗旨玷汚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只如  
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暨高那和修魯多  
大士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  
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於焜流浪生死諸  
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已脚跟下禡剝究竟  
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々十方普現海會齊影  
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々定更  
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  
聞之實謂掩耳而歸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  
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  
凍折數株松 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

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  
雖如是也須是銅鈔羅裏滿盛油始得 問逢場作  
戲時如何曰紅爐拋出鐵烏龜云當軒布鼓師親擊  
百尺竿頭事若何云山僧不作這活計三年六月知  
事紛爭止之不已初九日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  
德吾有媿於黃龍令集衆叙行脚始末復曰吾滅後  
火化以骨歸普同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語終而逝  
壽五十有九夏四十有三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之惠安人族許氏九歲依開  
元智訥二十二試經剃染真戒精楞嚴圓覺棄謁翠

巖貞禪師問佛法大意貞唾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扞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真解顏辭參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南商確古今適大雪南指曰斯可以一致者帚否對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南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南聞益竒之於是名著叢席南破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為誰傳至東林總禪師總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匡他語脈

未幾以開元為禪林請師為第一世

機語未見

湖州報本慧元禪師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否曰是云為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使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麼出門不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

潭州雲蓋寺智禪師劔之龍津人族陳氏幼依劔浦林重院年二十三得度進具已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即之遇問曰汝何所

來云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云不知  
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遇得見師惘然即展拜遇使  
謁翠巖貞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  
於積翠始盡所疑留五年復謁英劭武於同安積翠  
歿首衆於石霜遂開法道吾徒雲蓋 上堂曰昨日  
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馳去重  
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 上  
堂緊帽履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  
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  
勒 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雲蓋今日千山

鬱茂鳥獸嘶鳴百草競發萬木抽枝盡是諸佛箇箇  
貞如汝等諸人游山翫水直須急著眼睛莫被伊瞞  
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處去云摘茶去州曰閑師曰  
道著不著何處摸索皆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  
孤雲野鶴阿呵呵 僧問鼓聲終罷大眾臨筵祖意  
西來請師舉唱曰兩過路頭乾云祖意既如是豈凡  
事若何曰腦後合掌云全因今日曰謝汝到來 問  
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  
師拊膝一下僧云金風吼々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  
音曰陝府出鐵牛元祐初進京西堂不出山三十年

政和四年周公種守潭遣長沙令佐以詭計邀至開  
福齋罷鳴鼓問其故曰請師住持此院遂不得辭時  
年九十矣五年三月七日陞座說偈曰未出世口如  
驢背出世後頭似馬杓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卜  
度歸方丈安坐良久乃化閣維得設利五色經句撥  
灰燼指得之坐六十六夏

隆興府泐潭真淨雲庵克文禪師陝之閩鄉人族鄭  
氏世多名卿師生而挺異讀書知要事後母失受因  
游方至復之北塔聞廣禪師說法泣而師之二十五  
試所習得度受具講演名著伊洛義學者宗之偶游

龍門至殿廡見入定比丘像幡然語其儔曰我所負  
者如吳道子畫人物雖妙盡一時然終非活者於是  
棄游湘潭治平二年坐夏大滄聞舉僧同雲門佛法  
如水中月是否曰清波無透路釋然穎悟徑之積翠  
翠向從甚麼處來云滄山曰恰值老僧不在云未審  
向甚麼處去曰天台普請南嶽游山云若然者學人  
亦得自在去也曰脚下鞋是何處得來云廬山七百  
錢唱得曰何曾自在來師指云何曾不自在來翠異  
之顧其機鋒莫觸唯英邵武與之階熙寧八年住筠  
之聖壽權居洞山後謝事東遊至金陵王荆公以師

礼迎之施第為寺命開山矣賜真履跡未幾還高  
安庵于九峰越六秋徙歸宗泐潭開堂日拈香祝  
聖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只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  
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  
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  
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  
印無敢異者無異即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  
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  
收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  
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

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  
昔日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  
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某於東震旦國  
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  
以拂子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上  
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豎  
四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  
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十字街頭  
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  
近來少賊乃拈拄杖曰賊六上堂道泰不傳天子

令行人盡唱太平歌五九心下五莫有人從懷州來  
麼若有不得忘却臨江軍豆豉 上堂世尊拈華迦  
葉微笑拈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  
生擊香卓下座 上堂棍無褱袴無口頭上青灰三  
五斗趙州老漢少賣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  
驕其奈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飀令力耕者半作  
賣華人 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  
已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  
相法門動即背覺合塵粘將去脫不得或學者如印  
印泥迦相印投不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

法與人只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  
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  
向前便為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  
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 上堂今日供養羅漢  
夜來四方高人諷誦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一遍大  
衆作麼生是安樂行擬心早不安樂了也乃喝一喝  
曰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透法身句北斗裏藏身豈  
不是安樂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豈不  
是安樂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胡餅豈不是安樂  
行以至僧俗大眾一一清淨忘明住壽豈不是安樂

行乃至一佛二菩薩一一羅漢一一密支佛無不清  
淨實相任持所為安樂行也大衆唯有髻中寶珠不  
妄與之雖然不與亦人人具足十二時中光明烜赫  
阿誰欠少還會麼歸堂喫茶復喝一喝下座 解夏  
上堂以拂子擊禪床曰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  
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  
下有壅有決明主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  
罰佛法住世有頌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結也四  
月十五日十方法界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  
邊敲曰從這裏一時結舉起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

麼遂喝曰解也七月十五日十方法界若草若木乃  
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曰從這裏一時解舉起曰總  
在拂子頭上還見麼遂喝曰只如四月十五日已前  
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復舉拂子曰總在  
拂子頭上還見麼遂喝曰諸高德此三喝中有一喝  
是金剛王寶劍有一喝是踞地師子有一喝是探竿  
影草若人一一辨得始見臨濟大師道出常情黃蘗  
被掌大愚遭築雖相去三二百年許你親為的子然  
後大開不二妙門權諸祖道權邪顯正扶宗立教整  
頓綱綱縱大知見擢大法眼不動本際決勝魔軍遂



喝曰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到此裏須是具燥  
迦羅眼向未前已前著得去諸高德且道提得箇  
甚麼良久喝一喝下座僧問新豐吟雲門曲舉世  
知音能和續大眾臨筵願清耳目師以右手拍禪床  
一下僧云木人拊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床一  
下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何不脚跟下薦取僧以  
坐具一拂師曰爭奈脚跟下何問遠々馳符命禪  
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羣迷曰深云深意如  
何曰淺云教學人如何領會曰點問馬祖下尊宿  
一箇々阿鞞鞞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見孫

一箇々硬剥々地只有真淨老師較些子學人恁麼  
還扶得也無曰打疊面前搯搥却云若不同床睡焉  
知被底穿師不答僧云這箇為上上根人忽遇中下  
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答僧云非但和尚懣懣學人  
亦乃一場敗鬪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問承古有言  
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甚麼曰道云忽然知  
後如何曰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云爭奈這箇何師  
便喝崇寧改元休於雲庵十月且示疾望乃愈出道  
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師示  
以偈及遺誡宗門大略言卒而逝越十日火葬煇燄

五色白光上騰煙所及成設教道俗子餘人咸得之  
分靈骨塔千泐潭新豐壽七十有八  
隆興府上藍順禪師 上堂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  
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  
上堂舉勘婆話師乃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恁麼去  
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同道者相共舉  
鄧州三祖法宗禪師 上堂曰架梯可以攀高雖升  
而不能達河漢鑄鐵可以掘鑿雖利而不到風輪其  
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壤大  
衆那箇是塵壤祖佛禪道 僧問如何是正法眼曰

泥裏有刺云如何是道曰老僧落第二云如何是禪  
曰你且莫少叢林

南安軍雪峰道圓禪師南雄人也依積翠曰宴坐下  
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  
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隨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  
詰積翠庵波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  
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栗仔縱橫  
野狐跳入金毛隊南見爲助喜出住雪峰 上堂舉  
風幡話師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  
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

隆興府祐聖法憲禪師潮陽鄭氏子。壯見黃龍深蒙  
印可。上堂曰：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  
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徇意投之，適足  
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  
心，無愧崇寧三年十二月六日泊然坐逝。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豫章人。族鄧氏，依洪巖  
處信，得度。具戒參武泉常雲居舜泐潭。月疑未決，始  
趨黃龍。一日聞舉洞山初和尚見雲門因緣，遂失笑。  
龍問胡為而笑，云：笑黃面浙子憐兒不覺醜，自是客  
為侍者。開七年精徹奧妙，叢林稱之。初任西山次遷。

清隱 上堂曰：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  
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  
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謁泐潭澄，歷二十年。宗  
門竒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乃因雲峰指見慈明則  
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禪者如葉公畫  
龍，今現即怖。建炎三年八月五日示寂。千梅之漳江  
壽九十八臘七十八。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臨江人也。壯為苾芻，依黃龍於  
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了令人笑眉  
毛。本無用，無渠底波。消未幾，讓引退。之陸沈于衆一。

普請罷書曰茶芽鹿藪初煎焙笋之狼忙又吐泥  
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  
芝不憚結茅絕頂作偈白子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  
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有本小異  
竟終于此山

楊岐方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人族葛氏

續燈云周氏非幼事翰

墨惡俗務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雲蓋顯禪師  
顯致楊岐繼焉岐見之與語終夕日忽問受業師一  
為誰云茶陵郁和尚曰吾聞伊過溪有省作偈甚奇

能記否師誦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閉鎖今  
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視不寐  
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儻者麼云  
見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云意旨如何曰渠愛人  
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嘉祐四年游廬阜  
圓通訥禪師一見自謂不及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  
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  
開堂日問荅已乃曰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  
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為  
流傳至今斷絕至千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

老子有曰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  
此况諸人分上各々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々  
非々分南分北種々施為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  
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只在面前不  
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  
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為諸人開  
此法眼藏者舉手豎兩指曰看々若見得去事同一  
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于聖  
莫能當為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弥走入海六月  
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句得商量大眾既是滿口道

了爲甚麼却無句得商量唱一喝曰分身兩處看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大衆  
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遂曰人面不  
知何處去桃華依舊笑春風 上堂豎起拄杖曰鋒  
刃上踣跳橫按曰微塵裏走馬勞々去復來箇是惺  
惺者擲拄杖下座 上堂不曾迷莫求悟為甚麼從  
上來却有師承祖嗣若也會得入鄉隨俗若也不會  
餓死首陽山然雖如是入水見長人 上堂今日至  
節一陽生於此日拈起拄杖石大眾曰且道這箇作  
麼生此之見得且恁麼應時納祐若歲至大年朝前

頭火一馬在所以承天尋常中度發言九度休何謂  
如此當門不用裁判棘後代兒孫惹著衣然雖如是  
三十年後太公釣魚參 上堂古者道將此深心奉  
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圓通即不然時挑野菜和根  
煮旋斫生柴帶葉燒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到這裏  
還有漏網者麼良久曰皇天無親 上堂釋迦老子  
有四洪誓願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法華亦有四洪  
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即添衣因時伸脚睡熟處愛  
風吹 上堂日消萬兩黃金法華門下不著直饒不

直半分錢正入得法華門未陞得法華堂未入得法  
華室且道甚麼人陞得法華堂入得法華室乃曰眼  
有三角頭峭五嶽 上堂今日也是這箇明日也是  
這箇作麼生是那箇漆桶參堂去 淨空居士郭功  
甫訪師上堂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直  
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遂  
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  
作仁可知禮也 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  
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覩得透後方知自己自具  
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鐵壁鐵壁 僧問如何是

佛曰鑊湯無冷處云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水底按葫  
蘆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鳥飛兔走 問不求諸  
聖不重已灵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  
曰死水不藏龍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賺殺你熙寧  
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建康府保寧仁勇禪師四明人族竺氏容止淵秀齒  
為大僧通台教俄黻服依雪竇明覺顯禪師顯意其  
可任一日請之師憤排即往依泐潭踰紀疑情未泮  
聞楊歧移雲蓋能鈐鑿學者直造文室一語未及頓  
明心印出住保寧餘二十年大揚祖道 上堂曰塵

塵尔刹々尔山是山水是氷弥勒不入樓閣善財不  
須彈指以手一畫曰微塵世界氷消瓦解且道弥勒  
善財在甚麼處若向這裏參徹去不妨在處稱尊若  
也不見容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上堂立春日打  
春牛一棒兩棒千頭萬頭雪華深處辨不得頂門有  
眼空悠々拍牛曰囉々哩惱亂春卒未休風 上堂  
秋風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  
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床上有粥有飯 上堂舉三  
聖云我逢人即出々則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即不  
出々則便為人師曰此二尊宿恁麼為人猶在半途

保寧今日路見不平拉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走散擲  
下歸方丈 上堂天上無弥勒地下無弥勒打破太  
空如何尋不得乖下一足曰大眾向甚處去也  
上堂祖師門下絕人行深嶮過于萬仞坑乖手不能  
空費力任他堂上綠苔生 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  
衆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眾入地獄如箭  
射去此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甚麼三寸舌頭無  
用處一雙空手不成奉 上堂鑿鑿之機猶是鈍當  
鋒點的未為親那吒十面千眸動無相靈光翳日輪  
咄 上堂拈起拄杖曰宮商角徵羽金木水火土卓

一下曰卦上吉凶分三日後看取 上堂看看山僧  
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曰啊唧唧 上堂古人  
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為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  
唧唧一丸與二丸相逢不出手 上堂以兩手畫  
一圓相擘開捺膝曰渾崙擘不破三人共兩箇滋味  
信全無有誰吞得過吞得過且恁麼吞不過莫亂做  
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  
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上堂風鳴條兩  
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  
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窈窕之窈窕飄飄



飄々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華李華一佩兩佩 再受  
保寧請上堂拍手三下指口搖手三下便下座 上  
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眾頭角生  
了也是牛是馬 上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  
物唱曰好人不肯做項要屎裏卧 上堂恁麼來傾  
湫倒嶽恁麼去填溝塞壑總不恁麼錯錯 上堂吞  
却乾坤大地開口何處出氣永嘉一宿曹溪至今猶  
未瞽地 上堂十月視十手指一不成二不是會麼  
寒鷹未舉首後鷄已冲霄 僧問昔年雲外人皆委  
今日當場略借看曰山僧愛嗔不愛喜云斬新日月

特地乾坤曰恰似不相逢 問如何是佛曰近火先  
焦云如何是道曰溺泥有刺云如何是道中人曰切  
忌路著 問靈山指月曹溪話月未委保寧門下如  
何曰嘎 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  
誰是故人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云正當恁麼時更  
有甚麼人為知音曰無眼村翁暗點頭 問如何是  
保寧境曰主山頭倒卓云如何是境中人曰鼻孔無  
半邊 問如何是佛曰自屎不覺臭 問蓮華未出  
水時如何曰半陰半陽云出水後如何曰七零八落  
翠巖可上具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真如慕喆禪師臨川人族聞氏未總角禮  
建昌永安圓覺律師試所習得度剛簡有識以荷法  
為志翠巖處衆日師得與從游幾二十載雖羣居常  
尊以師禮岩謂人曰三十年後喆子必大作佛事岩  
歿塔于西山師心喪三年去依黃檗游湘中時謝公  
師直守潭慕其名以嶽麓禮迎之累日方就遷慧光  
大瀉紹聖改元奉驛召引對 延和殿稱 旨錫紫  
服真如號尋補大相國寺 上堂曰古者道一釋迦  
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梳脫丘慧光即不然一  
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是梳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

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  
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游 上堂不用思而知不  
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 上堂阿喇々  
是甚麼翻思破竈墮杖子總擊著方知辜負我以拄  
杖擊香卓一下曰墮々々 上堂十方同聚會箇々學  
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  
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  
雷聲燒尾如今為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  
床下座 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麼不  
得成佛道曰苦殺人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

寒毛卓豎云見後如何曰額頭汗出 問如何是教  
外別傳一句曰翻譯不出師自分座至終室中唯問  
學者洗鉢盂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師即以手托曰  
歇去二生十月八日無疾訖偈別衆良久示寂偈曰  
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閣維設利  
大如豆蚪許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蔣山覽海贊元禪師法嗣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撫之宜黃戴氏子 上堂曰我  
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  
他門戶覲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 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  
方便指迷情曰霹靂過頭猶瞋睡云謝師答話云再  
三啓口問何人云爭奈學人未禮拜何曰休鈍置  
定慧海印超信禪師法嗣

平江府穹隆智圓禪師本郡人族沈氏未冠依能仁  
曇卿下髮習台教授譯梵棄諸甘露夫禪師及保寧  
真淨之室始發明後依海印一日汲水澣衣忽大悟  
與印咨答若符契留侍再闕遂首衆於知之闍聖出  
任慶善移穹隆 上堂曰三月晚春華正紅馨香晷  
得亂羣蜂只知妄計競頭抹不覺從前造化空 上

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眼有問祖師意連搨兩三  
拳大眾且道為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師性真  
率雖僕夫亦與偶坐室中唯蒲團紙帳而已有求示  
衆語者師荅曰汝覓上堂語我今重為舉莫向句中  
求箇裏全不許圓悟禪師行化至蘇城詣山炷香拜  
之宣和甲辰五月中澣語門人曰吾期且行矣漏盡  
沐浴端坐而終茶毗設利五色無數合遺骨建窣堵  
波於西北隅壽六十九臘五十二

嘉泰普燈錄卷第四

音釋

窟居音鄔鳩音育荒音參森音兕徐音窆保音禡音駮布音舍  
與捨音撞同音陝同音閱音本音瘳音溜音徇音辭音自音俏音嶠音麓  
鹿音軟音毆音儼音那音誚音笑音窈音窕音擗音搨音

嘉泰普燈錄卷第五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 巨僧

正菱編

青原第十二世

雲門六世

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十五人

東京法雲大通善本禪師

鎮江府金山法印寧丁禪師

語見續燈

鎮江府甘露傳祖仲宣禪師

語見續燈

台州瑞巖有居禪師

語見續燈

東京淨因佛日惟岳

禪師

語見續燈

嘉興府本覺法真守一禪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舒州投子證悟脩顯禪師語見續燈

常州無錫南禪子禪師

揚州石塔慧禪師語見續燈

真州長蘆淨照崇信禪師語見續燈

紹興府石佛密印曉通禪師

平江府萬壽圓禪師語見續燈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

筠州壽聖省聰禪師語見續燈

鎮江府金山智覺法慧禪師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法嗣六人

建康府保寧覺印子英禪師語見續燈

舒州甘露德顯禪師語見續燈

東京法雲佛國惟白禪師

廬山開先心印智珣禪師

温州僊巖景純禪師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

天錡文慧重元禪師法嗣二人

衛州元豐清滿禪師

青州定慧法本禪師

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四人三人見錄

真定府洪濟慈覺宗蹟禪師

慶元府雪竇覺道榮禪師

平江府慧日廣燈智覺禪師

和州開聖覺禪師  
機語未見

佛日智才禪師法嗣一人

澧州夾山自齡禪師語見續燈

瑞巖子鴻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育王真戒曇振禪師語見續燈

資壽捷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泉州慧空圓覺大智文省禪師

泉州資壽思永禪師  
機語未見

淨衆梵言首座法嗣一人

西京招提廣燈惟湛禪師

蔣山佛慧法泉禪師法嗣一人

清獻公趙抃居士語見賢臣

九峰鑿韶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大梅祖鏡法英禪師韶嗣泐漳澄澄嗣  
祖戒戒取雲門

孫為的

青原第十二世同山八世

芙蓉道楷禪師法嗣十八人十二人見錄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

襄陽府石門元易禪師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

襄陽府鹿門法燈禪師

西京天寧禧誦禪師

隆興府泐潭闡提惟照禪師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

筠州洞山微禪師

太傅高世則居士語見賢臣

西京招提寶禪師

廬山慧日南禪師

隨州大洪恭禪師

西京少林江禪師

潼川府景山居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大洪恩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隨州大洪淨嚴守遂禪師

隨州大洪禪師

青原第十二世雲門六世



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大通善本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  
父琪父溫皆官干頴遂為頴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  
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清修無仕官意嘉祐八年  
與弟善恩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毗尼東游至  
姑蘇禮圓照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益  
躋微奧照令依圓通秀禪師秀時住棲賢師至又盡其要  
元豐七年渡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  
被旨徙居法雲上堂良久曰只恁麼休去累他  
毗耶老人捧喝交馳鈍置德山臨濟細半破三郎不

要你話會不觸平常一句作麼生道未能分皂白且  
莫亂針錐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畝塞虛空無  
處回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豎鼻擲拄杖  
下座上堂三界有無一切法不能與佛為譬喻老  
胡從來名邈不得處今日不惜眉毛試為諸人舉看  
良久拈拄杖卓一下曰數尺冰聲絕卓地一條虬勢  
欲騰空上堂僧家無事實謂高閑因即烹茶寒來  
向火林間笑傲物外志懷揮松柄以清談伴煙霞而  
遣日幕天席地誰是誰非三十年後有人問極則事  
但向伊道賊過後張弓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

踏翻大海超倒頂彌直得洞山老無隱身之處你等  
諸人何不救取若救不得雙林為你救看遂喝一喝  
下座 僧問九夏賞勞即不同從今向去事如何曰  
光剃頭淨洗鉢云謝師指示曰滴水難消 問如曰  
是祖師西來意曰你行脚來圖箇甚麼云學人不曾  
曰且待驢年 問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未審是  
何境界曰要道有甚麼難云便請日月以彎弓少兩  
多風 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分如何是差別智  
曰燈籠吞露柱云學人未委曰佛殿出三門 開堂  
日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曰煙霞生苔面星

月繞簷楹云如何是塔中人曰竟日不午清世事長  
年占斷白雲鄉後得 旨還乃庵於西湖龍山今號崇德  
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有三日耳  
至期果加趺而化異禽翔鳴于庭 勅塔全身於上  
方 謚曰圓定塔名定光壽七十五臘四十七  
嘉興府本覺法真守一禪師 上堂舉拂子曰三世  
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見汝不相當又為  
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汝又不惺  
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界去也 撼拂子曰退後退  
後突著你眼睛 上堂古者道佛似握拳道如展手

乃合掌曰這箇似甚麼若道得許你是箇了事人若  
道不得莫道不疑如上堂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  
路三家村裏築著磕著猶較些子若是佛法禪道拈  
放一邊去伊分上總使不著為甚麼如此真人面前  
不得說假上堂拈拄杖曰平戎破虜蓋代功勳只  
如四海晏清還用得這箇麼良久曰李將軍有嘉聲  
在不得封侯也是閑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  
擔水河頭賣云意旨如何曰欺胡謾漢云勞而無功  
也曰九年人不識隻履自空回問如何是句中玄  
曰崑崙騎象藕絲牽云如何是體中玄曰影浸寒潭

月在天云如何是玄中玄曰長連床上帶刀眠云向  
上還有事也無曰放下著

常州無錫南禪寧禪師僧問初生孩兒還具六識  
也無曰水長船高云廬陵米價作麼生酬曰款出口  
紹興府石佛密印曉通禪師上堂曰冷似秋潭月  
無心合太虛山高流水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  
是頓教日月落寒潭云如何是漸教曰雲生碧漢云  
不漸不頓時如何曰八十老婆不言嫁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上堂曰古聖道夫說法者當  
如法說山僧今日如法說似大眾乃垂下一足曰一

仕諸方貶剝 上堂良久曰一境誰相到脩然絕點  
塵天花莫狼藉吾匪解空人又曰樵夫跣足下層臺  
大笑漁翁溪上寒山色橫擔鄆市去家之門底透長  
安 僧問如何是佛曰晝眠無益云意旨如何曰早  
起甚長 問善惡不修底人落在甚麼處曰一步一  
彈指云謝師指示曰回首念觀音 問如何是西來  
祖意曰風吹滿面塵

鎮江府金山智覺法慧禪師 僧問大修行人還落  
因果也無曰鳩鳥入水魚皆死毒龍行處草不生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佛國惟白禪師初住泗之龜山次遷湯泉  
法雲建中靖國二年以所集宗門續燈錄三十卷上  
進稱 旨恭承 御製序文仍 勅其錄入藏頒行  
天下 上堂曰商婁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  
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眾曰還見麼良  
久曰看即有分 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士  
十餘日未曾拈動信箇而今不免現些小神通供養  
諸人遂卓拄杖下座 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  
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圞打鼓普請圓  
看大眾看即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

向水中尋 僧問以心中眼觀身外相如何是心中  
眼曰紅日照扶桑云如何心外相曰白雲封華嶽  
溫州僊岩景純禪師初住智廣次擢護國江心 僧  
問不作佛法相見世諦相酬請師速道曰遇唐虞即  
禮樂逢桀紂即干戈云不是學人向處曰生擒虎兇  
死怕盲龜 向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曰老  
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惺々 天國 僧  
寧國府廣教寺訥禪師圓照上足也世稱訥叔 僧  
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底句曰鐵牛橫海岸云如何是  
衲僧正眼曰針劄不八

天鉢文慧重元禪師法嗣

衛州元曹慧圓清滿禪師 上堂曰老胡生下行七  
步明星現時又說悟并賊捉獲這無端鐵棒三十略  
輕怒暮拈拄杖曰祖師合喫多少要知麼古今罪犯  
彌天盡是諸人致得 歲且上堂憶昔山居絕糧有  
頌舉似大衆饑食松栢葉渴飲澗中泉看罷青青竹  
和衣自在眠大衆更有山懷為君說今年年是去年  
年 上堂喝一喝曰不是道不是禪每逢三五夜皓  
月十分圓參 上堂此劔刃上事須是劔刃上漢始  
得有般名利之徒為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進

初機滅先聖洪範祗等諸人間恁麼事豈不寒心由  
是疑誤衆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受萬  
劫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為釋子喝曰瞋人徒側耳便  
下座 僧問如何是佛曰天寒地冷云如何是道曰  
不道云為甚麼不道曰道是閑名字 問如何是全  
彰底事曰秋日春風動 有座主問維摩默然意旨  
如何師展手曰會麼云不會師曰也是難 師凡見  
僧乃曰佛法世法眼病空華有僧云翳消華滅時如  
何曰將謂汝靈利

青州定慧法本禪師 僧問古人到這裏為甚麼拱

手歸降曰理合如是云畢竟如何曰夜眠日走

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

真定府洪濟慈覺宗蹟禪師 上堂曰近日身心頑  
鈍恰似一井鐵板內無玲瓏機智外無華藻文章誰  
能打作鄆州針笑殺秦時較輅鑽四楞著地萬事無  
心雖然看不入畢竟撲不破何也不見道大都好物  
不堅牢彩雲易散瑠璃脆 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  
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是者未出荆棘林中  
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 上堂樓外紫  
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為

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  
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是水聲山色自悠悠 僧  
問如何是上元境曰燈毬大底大小底小云只如車  
馬往來成得箇甚麼邊事曰爭似山僧到曉眠 同  
六門未息時如何曰鼻孔裏燒香云學人不會曰耳  
朵裏打鼓 問如何是無功之功曰泥牛不運步天  
下沒荒田云恁麼則功不浪施也曰雖然廣大神通  
未免遭他痛棒

慶元府雪竇覺印道榮禪師郡之陳氏子也 僧問  
寒山逢拾得時如何曰揚眉飛閃靈云更有何事曰

開口放毫光云如何是向上一路曰七六八

平江府慧日廣燈智覺禪師本郡人族梅氏久游師  
席未有省晚契機於廣照未幾歸里開法慧日遷城  
南高峰 上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  
魚冷不吞鈎喝一喝下座紹興丁巳秋日將昃呼侍  
僧令集衆叙平昔參問勉衆辨已躬事引筆書曰南  
北無寸影東西絕四隣一息故鄉信曉風吹宿雲置  
筆而逝

資聖捷禪師法嗣

泉州慧空圓覺大智文宥禪師郡之晉江人族陳氏

數歲日記千言熙寧中兄皓上書語犯朝政捕甚急  
從兄道羅浮後依資壽思永禪師披削得法師也因  
就參之室中垂示漫不省一日問捷古人向開合眼  
處示密作用有是哉捷叱曰驢前馬後漢有甚用處  
拈拄杖逐之師大悟捷笑曰這鈍漢餘語未見

淨衆梵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廣燈惟湛禪師出嘉禾倡室王氏七歲依  
淨嚴院出家有逸才一覽不再目十四得度編扣禪  
高機契淨衆去游京師侍佛國白禪師入對賜號  
廣燈與堪服自出世招提屢遷巨剎開堂日拈香祝

聖罷復拈香曰此一瓣香二十年前雲門山畔若耶  
溪邊得處有根不同我接今日藝向爐中供養我越  
州淨衆院言首座知尚令鐵樹抽枝芬芳無盡遂就  
座上首白椎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師拍禪床象  
呵々大笑曰好箇第一義剛被少林禪師一椎打作  
兩橛即今莫有接得者麼問復曰拈華已錯微笑後  
乖差四七虛傳聲流谷響二三妾指月散溪光五派  
狂分千枝橫出指鹿為馬認弓作蛇首惑安心次迷  
得髓黃梅席上南北宗開曹溪岸頭東西浪起自尔  
波瀾競發阡陌支離標路空多無人截斷隨流愈遠



誰解歸源棒。唱臨機白雲萬里直得黃頭結舌碧眼  
谷聲如斯話會猶是道途之說被明眼人傍觀一場  
笑具雖然如是今日爲圓開堂於第二義門爲諸人  
試通一線豎起拂子曰還委恁麼石女舞成長壽曲  
木人唱起太平歌 上堂忍對春風百鳥啼桃華潛  
入武陵溪謝郎回棹歸來晚不似秦人一向迷 上  
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  
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 上堂六塵不惡  
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華折柳垂巾角夜來  
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狗歸不歸哉  
眉皓齒噴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  
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上堂直釣釣鯢鯨曲釣釣  
魚鼈古人用力太多所得甚少承天今日沈巨網於  
滄溟魚龍不選舉長網於大野頭角奚分且道其中  
還有透網羅底麼良久曰等閑不用擡頭角他日風  
雲會有時 僧問祖祖相傳無間新師今端的嗣何  
人曰若耶水急秦望峰高云當年得底分明句今日  
無私願舉揚曰霜高鷹隼疾舉翼過新羅 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云專爲流  
通也日即今且作麼生舉僧便喝師便打 問如何

是招提境曰砌華金布地庭樹碧參空云如何是境  
中人曰有時開碧眼無處覓黃頭 問引退荊州之  
祖席後登丹嶠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曰浮杯來楚  
澤飛錫過錢塘云莫便是不動尊麼曰却須緊帽草  
鞋建炎初終於當湖之南庵今號南塔

九峰鑒韶禪師法嗣

慶元府大梅祖鏡法英禪師郡之鄞縣人族張氏棄  
儒試經為大僧肄講延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以  
詰師師縱辭辯之為衆所敬忽曰若相迂曲豈吾所  
宗哉乃更服之九峰之見器之與語若久在叢席因

痛劖之師頌旨自爾得譽出游京雒所至道俗爭迎  
判宗留後仲爰以道見交久而益敬奏 錫紫衣師  
名命居襄陽白馬逾二年退休東歸太守迎補大梅  
法席盛於歐粵宣和改元 勅天下僧尼為德士雖  
主法者聚議無一言以回 上心師肆筆解老子詣  
進 上覽謂近臣曰法英所進道德經解言簡理詣  
於古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 賜冠珮壇誥世  
不知師意者往々以其為佞諛明年秋 詔復天下  
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  
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芬春

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  
道復僧尼大眾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  
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  
無遮障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隨易僧服提鶴氅曰  
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慚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  
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為嫌禪板大無  
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  
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携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  
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  
不如鯤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  
化為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有曰珍重佛心真聖  
主如將堯德振吾宗端然斂目而逝壽八十餘有刊  
正錄并易註行于世

青原第十二世洞山

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劍門人族賈氏幼出家大安寺  
弱冠為僧初參玉泉芳禪師次扣大滄真如之室後  
徹證於芙蓉 上堂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  
寶秘在形山筆法師恁麼道只解指蹤話迹且不能  
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為諸人拈

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之雪  
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 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  
影水無蘆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  
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  
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  
人到這裏還相委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  
毛帶角混塵泥 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  
實無一法為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只知入草求  
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只具一隻眼若是丹霞  
即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々玄妙旨玉女

夜懷胎 上堂亭々日午猶虧半寂々三更尚未圓  
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 上堂舉北院  
問青峰洛浦道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何不道作  
麼生是信手拈來草峰作拈勢師別曰是則是只是  
未能喫草又甘贄行者接待有僧曰行者接待不易  
贄云譬如餵驢餵馬明安曰也知行者常行此路師  
別曰來年與行者買一領直裰 僧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曰金菊乍開蜂競採云見後如何曰苗枯  
華謝了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 事誌 上堂  
未詳

曰燈籠忽尔笑咄々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  
頭女至今游蕩不歸來這冤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  
早晚為誰栽 上堂達磨九年垂一則語直至如今  
諸方賺舉欲得不賺舉麼香山為汝諸人再舉大龍  
山高小龍山低香山處中恰好相宜恁麼舉了還得  
不賺麼良久曰葱嶺罷詢熊耳夢雪庭休話少林春  
上堂孤峰絕頂靈松上聳於千尋萬里江湖皓月光  
輝於碧落正當恁麼時野鶴無因措足游魚何處藏  
形眼睛定動十萬八千擬議之間鄉關阻隔香山今  
日已是開眼溺床汝等諸人切莫夢中說夢 上堂

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源性何愁方便門  
諸人要會歸源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人不肯任  
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露柱撐天拄地也  
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  
教錯舉 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  
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  
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  
祖天堂故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  
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  
鄧州招提元易禪師潼川銅山統氏子大觀四年出

住招提凡十更名刹 上堂曰十方同聚會箇々學  
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眾只如聞見覺知  
未嘗有間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  
聞而不聞為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指  
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為之心空耶錯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  
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寔無為無不為天  
堂地獄常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  
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  
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若何兆

為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々隨分過更嫌  
何處不風流咄 上堂今朝四月初一初僧雙眼如  
漆顧著露柱燈籠平地一聲霹靂驚起金剛出戶半  
夜荒村失路天明却到門前眼耳鼻中塵土大眾只  
如金剛眼睛爍破四天下為甚迷却路頭還會麼為  
憐風月好忘却故園春 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  
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笋  
橫空淥水波中泥牛駕浪懷昭玉免曉過西岑抱子  
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  
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

委悉磨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磬杵落誰家 上堂  
舉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  
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大衆雪峰恁麼說話還有出  
身處也無若道有為甚麼大千法界在一粒之中若  
道無是甚麼人打鼓普請看若也會得不用周遮其  
或未然聽取一頌撥動乾坤步轉移南觀北斗有誰  
知金烏暮向西山急曉逐扶桑半夜飛 僧問古者  
道迫絕無人處聚頭相共舉既是迫絕無人處是誰  
相共舉曰青山與白雲云只如青山白雲還知有也  
無曰若知有即有人也云未審是甚麼人證明曰白

雲與青山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磨曰莫錯認 問  
古鏡未磨時如何曰精靈破眉云磨後如何曰波斯  
彈指云為甚麼如此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巳七月  
二十五日索筆書偈安然坐寂火後收設利塔于學  
射山壽八十五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 上堂曰清虛之理佛祖  
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  
磨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  
車馬若到恁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  
無妨當風玄路直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

珠簾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  
寒颭之蘆華紅蓼滿江灣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 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曰枯  
木糝華不犯春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曰石女不粧眉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人族王氏幼以儒業見知  
於司馬溫公留門下十餘年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  
且落髮從芙蓉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崇寧四年出  
住大乘

徽宗皇帝聞其名 詔居淨因 上堂曰祖師西來  
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恁向外馳求投赤水以  
尋珠詣荆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  
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念異不  
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自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  
步金雞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華開枯枝結子只有太  
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  
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上堂召大眾曰還  
會麼佛也不信祖也不信只箇自己猶是冤家豈况  
自餘有甚麼信處大眾且道為甚麼不信不信不信  
不見道事莫等闲信人須悠久看 僧問祝座既登  
於此月請師一句定乾坤曰大旱連天三尺雨驚人



平地一聲雷云知師久韞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  
曰木馬踏開雲外路泥牛耕盡海中田云只這消息  
今知已何須更問洞中天曰未到潼關即便休 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有問不當頭箇中無說路云學  
人不曾乞師再指曰空却那邊開得口右人也解破

雙眉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曰龍鳴  
初夜後虎嘯五更前云如何是偏中正曰輕煙籠皓  
月薄霧鎖寒巖云如何是正中來曰松筠何曾老華  
開滿未萌云如何是兼中至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

難明云如何是兼中到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襄陽府鹿門法燈禪師成都華陽人族劉氏少依大  
慈寶範為僧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峯見乃問  
如何是空却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  
曰靈然一句超群象迥出三乘不假修葺拊而印之  
後用法鹿門 上堂召大眾曰耳底泉聲眼前山色  
簷頭雨滴籬畔黃華噫之新鴈唳南雲片片亭梧紅  
滿地怎麼指示大小分明本色底人便須薦取雖然  
如是猶落聲色邊事只如不落聲色一句作麼生道  
還會麼露柱燈籠常對語夜深拓轉太虛空 僧問

西天解夏以蠟人為驗未審鹿門以何為驗曰雨來  
山色暗雲出洞中明 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  
何曰極地深埋 問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曰徧身  
紅爛不可扶持

西京天寧禧誦禪師蔡之西平人族宋氏韶此辭親  
師開元繼平熙寧六年中經選下髮受具初游講聚  
洞究入微學徒宗之一日罷講浮食方外僅二十年  
如蒙記於芙蓉自振法天寧繼徙韶山觀音丹霞  
上堂曰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時一  
覺到到天明不在床上不落地大眾且道在甚麼處

諸

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辜行脚  
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岸夜塘水上  
堂拈起拄杖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喚作清淨  
法身以拄杖橫按曰天台柳栗木南岳萬年藤喚作  
圓蒲報身卓拄杖一下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喚作  
千百億化身遂倚拄杖曰三名一體座主家風靠在  
虛堂俗流見解總不恁麼如何商量擲下拄杖曰驚  
起木雞啼子夜能教芻狗吠天明 僧問如何是君  
曰宇宙無雙日乾坤只一人云如何是臣曰德分明  
主化道契物情機云如何是臣向君曰赤心歸舜日

盡節報堯天云如何是君視臣曰玄眸疑不瞬妙体  
鑒旁來云如何是君臣合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  
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為  
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  
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  
眄左右曰會麼云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  
句遂就寢右脇而化壽五十九夏三十九

隆興府泐潭闡提惟照禪師簡之陽安人族李氏幼  
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  
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去家趨成都

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嘗令聽起信於大  
慈師輒歸卧泰詰之師曰旣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  
能了乃虚心游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閑道適風  
雪震薄聞警言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申  
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  
之忽大悟歎曰是地非鼇山也耶比至沂芙蓉望而  
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  
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 詔補圓  
通棄去復居泐潭 上堂曰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  
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

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 上堂過去  
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  
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  
參 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  
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  
不把金針度與人 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  
堂前知音蓋宜不免舟橫江渚棹與清波唱慶堯年  
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  
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  
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

死流卧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  
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  
煩惱一切塵勞獄之面前塞却古路 上堂玄道不  
可以強為得妙智不可以有心知真諦不可以存我  
解至理不可以營事為若薦得去迦葉糞掃衣價直  
百千萬若薦不得輪王髻中寶不直半分錢參 上  
堂古人道隨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  
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恁麼禮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僧問  
真如界內本無迷悟之因方便門中願示無生之曲

日六六三十六清風動脩竹云洪音一剖驚天地有  
無情類盡露恩曰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  
深 問承師有言雲黯々處獨秀峰挺出月朦々裏  
泐潭水先生豈不是寶峰境曰若是寶峰境憑君子  
細看云如何是境中人曰看取令行時云只如承言  
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曰須知雲外干  
峰上別有靈松帶露寒 雪下僧問祖意西來即不  
問時節因緣事若何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  
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辛丑晚參舉論曹洞宗旨不  
絕如線復歎息今之世續慧命者詰朝閉關稱疾安

居如常俄書別者宿中夜戒執事者毋以俗禮治喪  
侍者請遺偈師笑以襲語荅之而逝七日闍維得設  
利如珠琲舌齒不變提舉馮公溫舒深異其事以二  
月庚申塔于寺之西峰壽四十五臘二十五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 聖節上堂顧眎左右曰諸人  
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  
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弥化洽大  
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  
六街慵聽靜鞭聲  
筠州洞山微禪師 上堂曰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

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  
僧問如何是默々相應底事曰痲子喫苦瓜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淨巖守遂禪師遂寧蓬溪人族章氏未冠  
禮南巖自慶為師年二十七落髮進具遠扣師門後  
密證於洪山出住水南遷大洪上堂召大眾曰一  
拳々倒黃鶴樓一踏々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馬  
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  
脚三鑿金鑿々咽喉直饒鉅碎金鑿割斷絲條須知  
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

維摩談不到目連鷲子看如音上堂舉昔日有官  
人問藥山和尚何姓藥山云正是時官人罔措下至  
知事處問云適來問長老何姓荅道正是時的當是  
姓箇甚麼知事云只是姓韓藥山聞云若六月道正  
是時不可道我姓熱也又岩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  
教是否云不敢岩頭舉拳云是甚麼教僧云是權教  
岩頭云若哉我若展脚向你不可道是脚教也師曰  
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石上栽  
華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  
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嘉泰普燈錄卷第五

音釋

誦滂古切 琪其音切 蚪渠幽切 撼沙獲切 鳩直禁切 紂除柳切 郢為慍切

輟鐸音切 輟誤作輟或隼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輟音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六

平江府 報恩光孝禪寺 僧

受編

南嶽第十三世

臨濟九世 黃龍二世

黃龍寶覺晦堂相心禪師法嗣十六人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

隆興府黃龍佛壽靈源惟清禪師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

温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

泗州龜山曉津禪師

舒州天柱修靜禪師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

成都府海雲法琮禪師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

舒州龍門純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語見賢臣

中大吳中立居士語見賢臣

正言王居士名苑廟諱語見欽宗皇帝賢臣

東林照覺常總禪師法嗣九人八人見錄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

廬山開先廣鑑行瑛禪師

廬山圓通可僊禪師

臨江軍慧力可昌禪師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

隆興府上藍希肇禪師

開封府建福慧圓上座

內翰蘇軾居士語見賢臣

威勝軍天寧道才禪師機語未見



黃壁真覺惟勝禪師法嗣一人

成都府昭覺紹覺純白禪師

大瀉懷秀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大瀉祖瑋禪師語見續燈

開元琦禪師法嗣一人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

雲蓋守智禪師法嗣十二人三人見錄

湖州道場十同法如禪師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

紹興府石佛解空慧明禪師

袁州仰山普禪師

福州建福宣秘文王機禪師

潭州開林希倩禪師

吉州府上藍師中禪師

隆興府天寧與權禪師

道州天寧與權禪師

衡州彌勒省文禪師

湖州道場俊禪師

湖州道場俊禪師

湖州道場俊禪師

南嶽第十三世臨濟九世黃龍寶覺晦堂祖心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詔之曲江人以慶曆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生於黃氏有紫肉冪左肩右祖如僧伽梨狀白光照室槿裸而未嘗號啼稍長穎脫壯

依佛陀院德修祝髮進具已謂朋舊曰為僧當慕世  
出世法安可汨汨於鄉井中遂杖笠游方熙寧八年  
至黃龍謁晦堂之豎奉問曰喚作奉頭則觸不喚作  
奉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固指經二年方領解然尚  
談辯無所抵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處堂遽曰住住  
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云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  
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翳  
地安樂處既忌上座許多骨董直湏死却無量却來  
全心乃可且師趨出一日默坐下板聞知事極行者  
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即自譽曰

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  
甲科何何當也因號死心叟執侍扶翊凡一十八秋  
不自疲歇始命分座後徧登諸老之門機語超絕元  
祐七年出任雲岩紹聖四年徙翠岩政和初居黃龍  
上堂曰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  
因甚麼無人若不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却狀  
似鐵牛之機去即即住住即即破只不去不住即如  
即是不即即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王華晚後鳳啼歸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也是作賊人心  
虛雲岩入門亦不棒亦不喝且道用箇甚麼幾度敲

門招不出翻身直入裏頭看 上堂行脚高人解開  
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  
須到無人所存在也須親到 上堂拗折拄杖將其麼  
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節將其麼喫粥喫飯不如向  
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一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  
不著也怪雲岩不得 上堂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  
王釋迦老子足躡紅蓮且道黃龍騎箇甚麼良久曰  
近來年老一步是一步 上堂有時破二作三有時  
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  
處是黃龍為人處良久曰珍重 上堂旆言及細語

皆歸第一義你這一隊溺床鬼子三生六十劫也未  
夢見第一義在 上堂古人道藏人不藏照藏照不  
藏人人照俱藏人照俱不藏後來舉者甚多明者極  
少黃龍今日不惜眉毛與你諸人說破藏人不藏照  
鷺鷥立雪非同色藏照不藏人明月蘆華不似他人  
照俱藏了了了時無可了人照俱不藏玄玄處亦  
須呵復曰會麼殷勤為唱玄中曲空裏蟾光撮得麼  
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  
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目清濁水既清功歸  
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

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曰地水火風云如何是地水火風曰四大毒蛇云學人未曉乞師方便曰一大既尔四大同 問弓箭在手智刃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曰敗將不斬云恁麼則銅柱近標脩水側鐵關高鎖鳳凰峰曰不到烏江未肯休云若然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曰棺木裏瞳眼僧禮拜師曰苦苦 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釣筒未曾遇著箇錦鱗紅尾為復是鈎頭不妙為復是香餌難尋曰兩過竹風清雲開山岳露云恁麼則已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曰是鈎頭不妙是

香餌難尋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 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曰開口要罵人云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曰但識取罵人 問如何是先照後用曰清風拂明月云如何是先照後用曰明月拂清風云如何是照用同時曰清風明月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曰非清風而無明月云若然者龍岫清風藏不得西安明月却相容曰貧無達士將金濟病有閑人說藥方 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暝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辨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

又問僧大乘宗旨如何領會僧無對師曰譬如死人  
手執利刃截死人頭來呈似吾々即許汝其為人若  
此至於去廣化神祠犧牲之祀碎雲岩輪藏碑碣之  
陰擲陳公妻孥記寂音留難皆師無作之功而致然  
也故道場嚴淨魔外革心不敢窺其藩籬政和五年  
春偶謂侍者曰今年有一件好事人莫之知衆罔測  
是歲十二月十三日就昭默堂為法弟灵源清禪師  
置食次荅故人書系之以頌是日巡察薄暮小參勸  
諭學徒詞旨曲折仍說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  
落三為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十四日下白石

莊自書其閣曰安心井題春記食和羅飯如常時食  
畢偃息日晡從者請歸師曰大午為家何以歸為衆  
譁然議云師卧不起殆病乎呼醫僧化冲至將診師  
叱之知藏慧宣云和尚到這裏且宜警省師曰川荔  
苴莫亂道言訖趺坐而化昇歸至法堂端嚴如在三  
日入龕遠近士庶嗚咽瞻仰以午探懷肌體尚暖二  
十二日茶毗衆得舍利五色雪後有過其區所者獲  
之光甚塔于晦堂文室之北世壽七十有二夏臘四  
十有六

隆興府黃龍佛壽靈源惟清禪師南州武寧人族陳

氏方齧入學日誦千言風神瑩徹吾伊異比立見之  
熟眎曰此見苦海法船也以出家白其父母父母聽  
之去依戒律師年十七為大僧往謁延恩安禪師安  
指參寶覺師至黃龍雖與衆作息而問荅茫然偶閱  
玄沙語倦即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乃大悟以告寶  
覺々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於是名鄉宿衲師友之  
屢以名山見邀堅不許淮南漕朱公京以舒之太平  
力請乃屑就道俗爭迎之次遷黃龍上堂曰鼓聲  
纒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辜正眼便合  
歸堂更待繁詞沈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

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  
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  
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床一  
下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水夜清宵更是誰霧  
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々  
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  
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大  
機絕蹤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  
截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  
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

非別縉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聲明未能行到水窮  
處難解坐着雲起時師既託疾告閑居昭默堂十有  
五年禪坐一室而天下莫屈其高致然念宗徒墮在  
見聞嘗謂曰今之學者所造不能脫生死者病在甚  
屢處在偷心未死然非其罪乃師家之罪也如漢高  
帝約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  
言下脫生死効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  
能實師家鉗錘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  
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然諸方所說非不美  
麗要知如趙昌畫華逼真非真華矣政和七年九月

十八日食罷掩室門召以栖首座叙說決別起浴更  
衣以半指頂侍僧為淨髮安坐趨寂前十日作無生  
常住真歸告銘及遺訓數百言誠藏骨於海會示生  
死不與衆隔也門弟子不敢違其誠克奉之云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保昌人族何氏少  
依香雲寺法思元豐四年試經得度初謁大湍喆禪  
師次趨晦堂之席堂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如何師  
仲思堂打出頃之再詣乞指南時有貓旁伏因謝師  
曰子見彼欲搏鼠乎雙目不瞬四足踞地首尾一直  
擬無心子誠能如是心無異認則六根自靜默

究之萬不失一師於是向來義字一掃無餘堂畧許  
之政和乙未出任黃龍後居曹疎二山復移泐潭  
上堂曰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  
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  
頭也是黑牛卧死水 上堂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  
金欄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日倒  
却門前剃竿著師曰剃竿未倒穿却諸人髑髏換却  
諸人眼睛剃竿倒後向甚麼處見釋迦老子參 上  
堂法眼道識得堯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堯子  
地懸殊雪竇道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師曰三箇漢總

是依他作解明昧兩歧不脫見聞如水中月黃龍即  
不然逼塞乾坤內開張日月新 上堂湛水無波漚  
從風激風停漚滅水靜涵虛正當恁麼時設有燕金  
塞海蚊蚋搖山頽尾金鱗優游自適如今莫有辨浮  
沈識深淺垂輪擲釣者麼有即出來相見如無且歸  
巖下去同看月圓時 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  
其後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  
袒師巴鼻二者具金剛眼睛三者有師子爪牙四者  
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任運春  
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



之兆何故捧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恰  
江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凝煙青山鏤翠風雲一致水  
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  
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不  
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只有一枝拂子以為蹊  
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  
仞有時逢強即弱有時遇貴即賤拈起則羣魔屏跡  
佛祖潛蹤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  
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僧問  
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京三卞四云見後如何曰

灰頭土面云畢竟如何曰一場懨懨紹興壬戌上元  
後示微恙晦日出衣橐唱鬻書偈遺眾日將昃傳言  
諸寮可罷且謁逮夜漏盡三問侍者頗向曉否少選  
泊然而化眾哀慕火後睛舌堅淨如故設利明瑩大  
如珠顆其徒合靈骨塔於晦堂之側壽八十六臘六  
十二

温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樂清人族陳氏於崇  
德寺得度習台教游方謁三祖宗禪師宗器之後依  
晦堂始有深造堂一日豎拳擬問師亦豎拳曰是得  
皮是得髓堂笑而稱善大觀二年温守章公憑請住

江心誓寂次爲西山 上堂曰有處若有瞎却天下  
人眼無處若無失却衲僧鼻孔古今成現不用針錐  
紫胡半夜高聲捉賊維那只得旁觀丹霞白日要見  
國師侍者但知其一旦道本分相見合作麼生陌路  
相逢彘若多切忌額頭汗如兩 上堂三界無法何  
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僧問  
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曰石女著枷鎖云全非今  
日事只在未生前曰山僧不答這語云爲甚麼不答  
曰有甚救處 問我手何似佛手曰天空無四壁云  
我脚何似驢脚曰聞時九鼎重見後一毫輕云黃龍

正派流入永嘉也曰勺卜聽虛聲紹興己未示寂塔  
于西山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  
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山谷黃太史初  
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  
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  
麼曰是男是女谷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  
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谷大笑後歸里陸沈山寺  
郭功甫倅漳過山谷谷力稱彼有權道者深得晦堂  
之道公宜見之郭抵郡訪尋人無識者後得之命住

保福 上堂昇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  
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  
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為笑  
黃龍死心見之難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  
付囑也竟終於保福

泗州龜山曉津禪師聞之連江人歷參宗匠機契未  
投晚依晦堂々舉德山小參不答語闢之師聞脫然  
穎悟留侍日久初說法於西京石壁次徙龜山上  
堂曰摩竭掩室盡大地人被他熱瞞毗耶杜詞金三  
師于敗鬪不少便恁麼去大似停橈舉棹且向灣內

泊船而今莫有喚不回頭底麼擔板禪和如麻似衆  
上堂田地穩密過犯煞天炯然擡脚不起神通遊戲  
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且參學  
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歧路莫只  
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推莫言不  
道崇寧三年八月十四日泊然而逝

舒州天柱修靜禪師 歲且上堂曰北帝牧威東君  
布政律初標於四氣爰已動於三陽山川無索賔之  
容草木有芬芳之意玉簪墜簷而河冰漸泮錦字橫  
漢而寒鴈將回照之萬里盡含春誰悟毗盧真境界

大衆悲向這裏懃徹去則許汝應時納祐與世均休  
踞兔角床握龜毛拂或縱或奪或晦或明饒益羣生  
得大自在若也未悟依例奔波添一歲滿身塵土傍  
人門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 上堂曰老僧三十年前未參  
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  
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  
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  
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 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

忌思量翻成途轍 一日上堂衆總集師乃曰不可

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 僧問世尊說法魔界傾

頽和尚開堂有何祥瑞曰一夜落華雨滿城流水香

成都府海雲法琮禪師 上堂亞身曰一雨灑乾坤

我這裏為甚麼不濕便下座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 上堂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  
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  
鵬子何不向蛇頭上措痒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  
鴛鴦繡出首金針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之九隴人族黎氏自少出關  
至黃龍即有趣入久之乃盡所疑歸住三聖運雲居  
上堂曰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途達磨惆悵洛陽人  
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  
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閣倒騎驢泥佛不度水  
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看鼈  
鼻 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  
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只重衣衫不顧人  
野州龍門純禪師 上堂曰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  
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

時中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  
唐土

東林照覺常總禪師法嗣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 上堂曰靈光洞耀迥脫根  
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  
緣即如々佛古人恁麼道殊不知是箇坑穿貼肉汗  
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如師子見壁立千仞方能勒  
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鷄拍禪床下座  
廬山開先廣鑑行英禪師東溪閑居示衆曰聯絡藤  
蘿一徑行窮始到松門籬畔野華不艷堂前流水非

喧午飯龍離鐵鉢夜深月落金盃此是真修行處何  
人得意忘言靈山河沙聖衆黃梅七百高僧悟華曉  
稱迦葉傳衣夜喚盧能心自本來不有法道得了何  
曾齋後釀茶三盞叢林一任喧騰 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曰君山點破洞庭湖云意旨如何曰白浪  
四邊繞紅塵何處來 問如何是道曰良田萬頃僧  
云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望

隆興有黃龍法鏡可僊禪師嚴陵陳氏子於長壽寺  
得度元豐間說法圓通次遷石霜黃龍 僧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曰寸釘牛力云學人不會曰參取不會處

臨江軍慧力可昌禪師初自黃龍會中去依照覺獲  
證微密逾二十年出居慧力 上堂曰佛法根源非  
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  
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礦全悲願則善惡可  
辨似月離雲大衆只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  
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僧問如何  
是末後一句曰少林依位立馬祖唱嫌低云三十年  
後專為流通曰也不得草草 問承師有言忍別三  
徵高卧者慚為一請便行人就中還有散訛也無曰  
有人斷得許伊具跟云大衆臨筵允師不吝師便打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華亭人族錢氏幼慧靜  
秉志純實弱冠投超果寺德強披削初游講聚後易  
服謁圓通秀又謁投子青久之青入滅往依照覺頓  
契機語歸省親道俗迎居白牛海慧遷永嘉靈峰及  
會稽象田 上堂曰春已暮落華紛紛下紅雨南北  
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  
方刹土奚相依老夫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  
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目起宗亦難承紹豎起  
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覩得便見三世諸  
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

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  
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沉自己且道如何得  
不犯令去拍禪床下座 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牛  
眼作甚麼曰富嫌牛口少云畢竟如何是正眼曰從  
來共住不知名 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  
燒木佛因何院主落眉鬚曰張公喫酒李公醉云為  
復是逢強即弱為復是妙用神通曰堂中聖僧却諳  
此事 問海慧有屠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師以  
拄杖橫按示之僧便唱師擲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  
死蝦蟆 問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

何曰穿靴衣錦云此外還更有也無曰繫帽草鞋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醯酸蚋聚云見後如何  
曰家破人亡 問久嚮白牛未審牛在甚麼處曰推  
地覓天云爭奈目前露迥々地曰切忌見鬼云莫是  
知尚為人處麼曰會則直下承當不會則一任顛倒  
政和六年九月中休說偈曰五陰山頭乘駿馬一鞭  
策起疾如飛臨行莫問棲真處南北東西隨處歸言  
訖脫然坐逝四衆蟻至觀其容止安詳歎未曾有  
隆興府上藍希肇禪師 僧問古者道修證即不無  
汚染即不得未審是何宗旨曰不可更說道理去也

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麼曰狂狗趁塊云只如禁足  
護生得何果報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云恁麼則他家  
得自由也曰好箇師僧却恁麼去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干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  
寺德光為師性推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卧居數歲  
得度出游廬山至東林每以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貌  
陋舉止乖踈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  
了然開悟作偈伴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  
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  
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々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



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大慧武庫謂證  
顯語非也

黃蘗真覺惟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紹覺純白禪師 上堂曰寒便向火熱  
即搖扇飢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栢香岩  
嶺後松栽來無別用只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  
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

開元子琦禪師法嗣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郡之南安人族蔣氏年二十試  
經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定  
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游一日謁琦禪

師於承天跡未及聞心忽領悟琦出遂問座主來作  
甚麼云不敢貴耳賤目曰老々大々何必如是云白  
是者不長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  
今一句云日輪正當午曰閑言語更道來云云主伏  
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只如和尚恁麼道有甚  
麼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  
磨問你作麼生道朋便唱琦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  
氣衝牛斗朋曰再犯不容琦撫掌大笑自爾師資契  
投後開法興福宣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說偈無疾  
而終



